

蘇聯文藝叢書



譯者 蜀 著英塞古·基赫梅
行 印 社 版 出 羣 新

巴庫油田

(阿普雪朗)

巴庫油田

(朗雪普阿郎)

著英塞古·基赫梅

譯 碧 蜀

新羣出版社印行

巴庫油田

(即阿普雪朗)

著者 梅赫基·古塞英

翻譯者 蜀碧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

總經售

聯營書店
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

1950.10.初版(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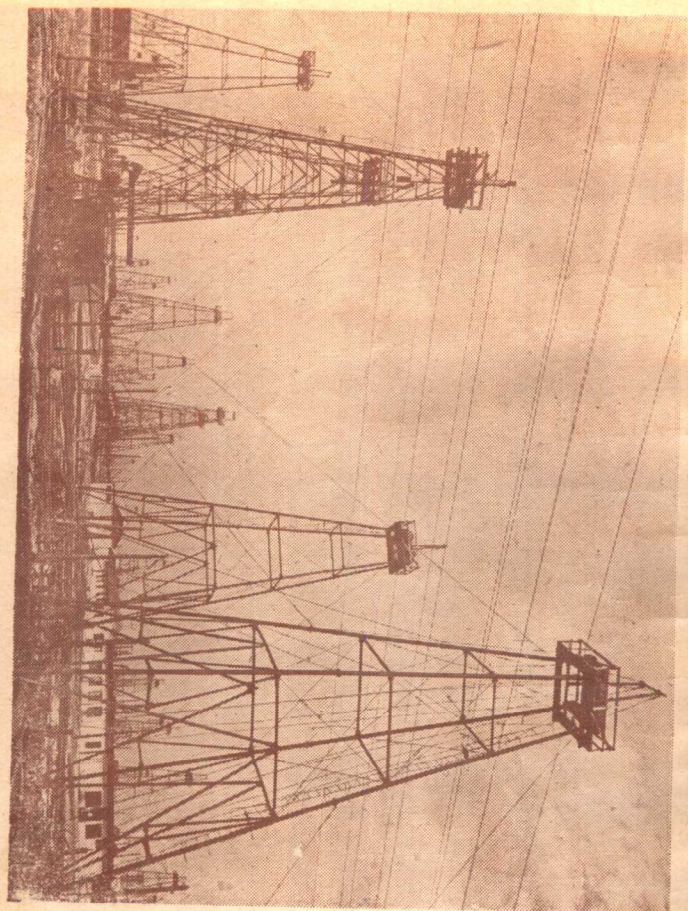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41] 0001—2000



英塞古·基赫梅

巴庫油田



譯序

『巴庫油田』（原名『阿普雪朗』）作者梅赫基·古塞英屬於阿塞拜然蘇維埃文學的建設者的一代。近二十幾年以來，梅赫基·古塞英在小說、戲劇和文學批評方面有很多著作，這些都是用阿塞拜然文出版的。

這位天才的作家，從他開始從事文學活動時，就在他的作品中描寫積極參加解放鬥爭的進步的阿塞拜然人民。他最初的小說『春潮』和『野馬』以及像『委員』和『號召』這些作品。都是描寫阿塞拜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歷史事件的：作者懷着熱愛和讚揚描寫了蘇維埃政權最初的建設者。他最近的小說『巴庫油田』於一九四九年獲得斯大林文藝獎金，內容是描寫今天的阿塞拜然和共和國首都與蘇聯石油工業最大中心之一的巴庫的生活。

本書給了蘇聯的工業城市一幅生動的圖畫，那裏的居民們由於他們在油田裏的勞動，獲得了更富裕更幸福的生活。在作者不事鋪張地描寫了的美麗的地區底富裕的土地上生長和發展了新的生活。我們看見阿塞拜然工人階級的民族素質底成長，和人民對他們的勞動底新的社會主義態度底發展。這部小說描寫了開採蘊藏在海底的『黑金』的新的現代方法。

『巴庫油田』一書中人與人的關係是蘇維埃社會裏的典型。故事的情節在一種友誼和互助的氣氛中發展着。老拉瑪尙對於到油田來工作的鄉下孩子泰爾，表現了他的同情和友誼的諒解。工人們彼此互助，相互之間的支持，是參加競賽的油田經理之間的關係底特點，他們認識，通過這種幫助，『敵手』獲得了力量，能夠更成功地完成他們的任務。

社會主義勞動培養了人民新的自覺。『巴庫油田』一書裏面的人物在工作中竭盡努力去克服與自然鬥爭中所發生的困難，去掌握石油井的鑽鑿。他們所做的工作，帶給他們創造的滿足和快樂，因為工作的目標是在增加他們國家的福利。從集體農場來的新工人，年輕的泰爾，和具有多年經驗的熟練的領班拉瑪尙，都同樣地關心着要給蘇維埃祖國生產更多的石油。

『巴庫油田』以明確的民族形式，表現了阿塞拜然人民的成長與發展，他們正滿懷信心地，與全蘇聯的人民齊步前進。

第一章

每一個地方，只要視線所及，都是一簇簇閃耀的燈光，星星帶着嫉妬和猜疑從黑暗的上空俯視着。

看，這些就是我和你談到的星星』，火車駛近巴庫的時候，賈米爾指着城裏的燈光說。

這是泰爾第一次看見巴庫。他把臉貼在窗戶上，專注地凝視着外面。

除了他生長的村子和鄰近的小鎮以外，泰爾從沒有到過更遠的地方。當龐大的城市從黑暗裏浮現出似海的燈火時，他驚異地睜大了眼睛，急躁地問：

『那末黑鎮在甚麼地方？拜洛夫在甚麼地方？』

賈米爾從窗戶指着外面：

『黑鎮在那邊，拜洛夫在這一邊。可惜不大看得清楚。』

火車駛過了一個坡度，現在漸漸慢下來了，好像沒有力氣了一樣。建築物的輪廓愈來愈清晰地突

出了。迎面一列電氣火車衝了過去。

賈米爾離開窗戶，說他們在車站了。他們得準備好下車。泰爾把一個裝得很滿的有條紋的背包掛在肩膀上，賈米爾提起了他的手提箱。

『不過如此。並沒有走多久呀！當你告訴一個裁縫準備好上路時，他把針插在衣襟上就走了……』
火車漸漸停下來了。泰爾第一次看見了這個大城市——燈燭輝煌的月台，一個穿白圍裙的女人，一輛賣冰淇淋的手車，樹幹像木桶一樣的很高的棧欄樹。

他們一下火車，就給一陣寒冷的空氣包圍了。孩子們響亮的笑聲，旅客們叫喚腳伏的喊聲，和機車的汽笛聲混雜在一起。泰爾緊靠在他的朋友身邊，怕在混亂中迷了路。他剛剛來得及在四周打量一下，就嚇了一跳，看見無數光彩奪目的火星突然朝天空射了出去。泰爾迷惑地凝視着飛揚的火星，第一次驚駭還沒有過去，他又在一聲沉重的礮聲中踉蹌了一下，就像挨了一記似的。他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不能夠使他的眼睛離開天空，他急促地呼吸着。他注視着，一支像流星一樣的飛駛的火箭，在一陣驟雨般的花爆中射向天空，然後消失了。亮光在天空消滅以後，泰爾覺得四周像墨水一樣黑暗。他匆促地叫他的朋友：

『你在哪兒，賈米爾？』

更多的火箭在天空閃耀。泰爾雙手抓住了他的同伴。

『這是甚麼？』

可是賈米爾自己也在以歡樂的驚奇注視着這場奇景——他是第一次從火車站看見慶祝的烟火，在這裏可以清楚地看見飛翔在天空的無數彩色花爆底全部美麗。

一個肩頭上抗着一個大包裏的脚夫偶然碰了賈米爾一下，他快樂地解釋：

『戰勝日本了！』

城市，人們興奮的面容，這天晚上他們周圍的一切，都使泰爾感到驚奇和激動，而賈米爾雖然並不是初次到巴庫，却也有同樣的感覺。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都融入了一個普遍的歡樂中。人們熱望對每一個人說幾句真誠的衷心的話，而每一個人都分享了這種使人陶醉的歡樂。

這些烟火對於泰爾是一串無盡的奇觀。只有現在他才真正感到了禮砲的莊嚴偉大，從前他只在報紙上的照片和電影裏面看見過。他現在也懂得了賈米爾告訴他的關於巴庫的每一件事物是多麼不如真實。他快樂地笑了，無法隱藏充溢在他全身的喜悅。

『巴庫是美麗的！』他說。『我發誓，我是一個幸運兒……』

賈米爾把他拖開了。

『走吧，』他說。『在這裏看還不夠好。到車站外面去——整個城市都會在你眼前展開。』

泰爾急忙地跟着賈米爾走下階梯。

外面，在鋪着柏油的車站大廣場上，他看見無數的汽車靠着公共花園的柵欄緊密地排成半圓形。它們在照亮了車站建築物正面的輝煌的燈光中閃閃發亮。泰爾不自覺地放慢了腳步，四周張望着。『我猜想一定每一個居民都有一輛，』他瀏覽着各種不同的樣式和顏色的汽車，這樣想。

他們走上人行道，朝電車站走去。街上擠得連插一根針的地方都沒有了。一條沒有止境的汽車洪流，在光滑如鏡的大路上疾駛。整個寬大的人行道上都擠滿了行動着的人羣。賈米爾和泰爾掙扎着穿過這條洪流，最後到達了電車站。

一輛燈光雪亮的電車從轉角上沿着環繞廣場的半圓形的柵欄駛過來了。司機不停地打着鈴子，警告那些悠閒地跨過軌道的人們。

泰爾跟着賈米爾上了電車。他從肩上把背包取下來，放在車廂的角落上，在賈米爾的手提箱旁邊。

電車在一條廣闊的長街上飛馳，街道直得像一枝箭。兩旁高大的建築物上都懸掛着紅旗。正面懸掛着衛國戰爭中的英雄們的肖像。從老遠就刺激着泰爾的眼睛的一簇簇的街燈，明亮地閃耀着。這條街命名為四月二十八日街，紀念阿塞拜然蘇維埃政府成立的日子。街上又擠又吵。泰爾看着外面的房子，密切地注視着那些肖像，彷彿試圖記住這些在戰場上獲得光榮的人們的面貌。

街角上矗立着一幢漂亮的建築，漆成淡褐色。一大羣人在光輝燦爛的寬敞的前廳外面擁擠着。

『尼扎米電影院，』賈米爾指着褐色的建築解釋。『你在報紙上沒有看見過它的照片嗎？』

『我看見過，』泰爾回答，仍舊注視着人羣的海洋，『可是只是在報紙上。』

一分鐘以後賈米爾指着一個種植樹木的廣場。

『第二十六廣場。這裏是蕭米揚和阿席茲別柯夫，費奧列托夫和佳巴里則的紀念碑。那些勇敢的英雄們因爲不肯把巴庫放棄給英國人而犧牲了生命……在紀念碑對面的是少年先鋒宮。』

『爲甚麼在這裏？』泰爾問。

『爲了使孩子們每次到俱樂部來的時候，都可以看見這些紀念碑，記起那二十六個委員。這樣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才可以知道，社會主義並不是自己跑來的——人們爲它犧牲了性命……』

『是些了不得的人啊，我的孩子！』一個高大而莊嚴的七十歲左右的老人插嘴說，他穿着棉布袴子和同樣的材料做成的襯衣。『是的，二十六個委員！我們很多人都跟着他們投入戰鬥中。很多人犧牲了。那些都是具有歷史性的日子，光輝的事蹟……』

他慢慢地走過去，在第二站下了車。

『那個老頭子倒很知道一點事情，』賈米爾說，注視着老頭子逐漸消失的身影，他不慌不忙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沉重的手杖在地上敲得克立克刺地響。『在巴庫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人。我們的領班拉瑪尙就恰像他一樣……』

電車擠進了狹窄彎曲的街道，緩慢地前進着。然後它又疾駛出去，奔馳在寬闊筆直的大街上。

隨着車輪的每一次轉動，巴庫在泰爾的想像中漸次增強擴大了，這個青年感到彷彿有一陣猛烈的潮流把他從海岸拖開，越來越遠地把他推進暴風雨的海洋了。是的，賈米爾是對的——『我所告訴你的關於巴庫的一切都太少了，你得自己去看看才行。』

賈米爾在他的家鄉度過了假期。他一到家就去看了他的父母，當天還去看了泰爾。泰爾和他從小就是朋友。他們在一起生長，一起進學校，並且被一種只有在年輕人中間才訂結的特殊的友誼聯繫在一起。

泰爾的母親，古爾塞涅姆，在他們小石頭平房的陽台上遇見賈米爾。

『歡迎啊，我親愛的！』她親熱地回答着這個青年的敬禮，看見這一年中賈米爾長得多麼大了，多麼像一個成年人了，她快樂地接着說：『巴庫對你是有益的，但願你沒有甚麼悲哀……』

古爾塞涅姆雙手捧着面頰，頭微微側向一邊，溫柔地盯着賈米爾。賈米爾很高興在這所熟悉的小房子裏看見他朋友的母親，他眼睛裏發出幸福的光芒。古爾塞涅姆有一種感覺，彷彿這是她自己的兒子泰爾立在她面前，剛剛從一次很遠的旅行回來。賈米爾的面孔，直到去年才開始用得到剃刀，現在剃得很光，他的上嘴唇上隱約現出一撮修得很整齊的小鬍鬚。他有着同樣帶笑的黑眼睛。

『泰爾在什麼地方，古爾塞涅姆嬌嬌？』他問，伸出他的手。

可是看見她顯然是要親吻他地走了過來，賈米爾低着頭，把臉仰起來。古爾塞涅姆雙手抱着他的頸子，鑲亮地在他臉上親吻了一下，用粗糙的手撫摩着他棕色的髮髮。

「泰爾天一亮就出去了，我的孩子，還沒有回來呢，」她回答說。「他找到了一種新的嗜好。打獵……」

「他獵到甚麼東西嗎？」

「喔，當然啦。他帶回來斑雉和鵲……」

賈米爾從巴庫來時，一路上都在想着一個念頭，他現在貿然向古爾塞涅姆宣佈了。

「我是來帶泰爾和我一起回去的，」他用一種不很知道對方將如何反應的口吻說。

「確實，我不知道」，泰爾的母親回答，垂下了她的眼睛。「好像是到了這種時候，……你們孩子們不能夠在一個地方呆下來，……你們都熱望着到那裏，到巴庫去……泰爾自己就不只提過一次，說他的很多同伴都要到油田裏去……他總是在翻着報紙，思索着。老天才曉得他想些甚麼！」

「他就要回來了嗎？」賈米爾問，望着外面鄉下的大路。

這條路從狹谷蜿蜒而上，穿過整個村子，隱蔽在山坡後面了。遠處可以看見白色的濃烟，一輛機車正拖着—列看起來像小木匣子一般的車廂。機車的汽笛聲只能隱約聽見。一片廣闊的灰色平原橫過鐵路的路基。在油綠色的燈心草叢林裏，到處出現着小湖底像鏡子一般光亮的湖面。

『他一定在那邊的甚麼地方，』賈米爾指着湖沼說。『可是這是獵野鴨和蹣鵝的季節嗎？他是走着去的還是騎馬去的？』

『騎馬去的，我的孩子。他還帶下一根長繩子去。我不知道是做甚麼用的。他不肯告訴我，你知道他是多麼固執的。進來吧，孩子，進來坐一會。你站着等什麼？不管他在甚麼地方，他一定很快就要回來了。』

『他要一根繩子做什麼呢？』賈米爾奇怪着，茫然地望着平原，然後大聲問：

『他不是去獵羚羊吧，會嗎？』

一個騎着馬的人在狹谷外面出現了。賈米爾用手遮住眯起來的眼睛窺視着。

『我相信這是他。他膝蓋上放着什麼東西。』

古爾塞涅姆晒黑的面孔陰黯了

『他什麼都做得出來。』

『獵羚羊還太早了，』賈米爾懷疑地說。

騎馬的人漸漸來近了。現在沒有什麼可懷疑了——他的捕獲物橫掛在鞍頭上。

『是的，是一隻羚羊，嬌嬌，』賈米爾沉思地囁囁着。

栗色的牝馬輕快地走着坡，快步跑下街道。惡毒的獵犬從每一家門裏衝出來，追着這個騎手兇猛

地狂叫。泰爾很快地把羚羊摔在他肩頭上，在馬鞍上站起來，挺得筆直地打馬疾馳而去。

『看看他在做甚麼，這個鹵莽的孩子！』古爾基涅涅姆恐怖地說，像發寒熱似的顫抖着。『假使他掉下來，就會給狗撕得粉碎……』

牝馬從鄰近的院子的籬笆疾馳過來，在陽台前猝然停住了。

『哈！賈米爾！好啊，夥伴！集體農莊勇敢的兒子向油田有名的英雄致敬！』泰爾高聲愉快地招呼他的朋友。

他手裏提着縛起的，還活着的小羚羊跳下馬，朝陽台走來。讓羚羊站在牠纖細的小腿上，把繩子繫在柱子上以後，泰爾伸開兩臂，緊緊地抱住了賈米爾。

『歡迎，賈米爾！烤羊肉在等着親愛的客人！』

這個小動物恐懼地朝四周看着。牠漆黑的眼睛張得很大，渾身顫抖着，發出一點點最輕微的聲音。

賈米爾試圖勸他的朋友把這頭小羚羊放掉。古爾基涅涅姆也和他一起請求着。她憐憫地說：

『不要殺牠……牠還簡直是一頭仔羊呢！有什麼好吃呢？』

可是泰爾一點也不爲他們所動。他拿出一塊磨刀石，從他袋子裏抽出一把大摺刀開始磨了起來。

他一面磨着一面說：

『你只要看看，媽媽，我有甚麼樣的客人啊！我怎麼能讓他錯過這樣的美味呢？不，不——一定要把牠烤了……』

『你是一個固執的傢伙，我的朋友』，賈米爾說。『假如你想爲了我的緣故而殺掉牠，我不同意，謝謝吧。你只要看看這個可憐的東西……』

這個小動物不安地轉動着牠瘦弱的腿，伸着頸子，用顫動的鼻孔吸着氣。牠的眼睛流露出無限的恐怖和慘痛。泰爾也可憐牠了。

『好吧，隨你的便吧。我來把牠放了！』他同意說，把磨刀石丟開，他把刀子摺起來，塞回他的口袋裏去。然後他走到桌子面前去，在他的朋友旁邊坐下來。『喂，巴庫的情形怎樣？告訴你真話，賈米爾，我簡直非常想到那裏去。我讀了很多關於鑽鑿海底油井的文章。你就是在做那個工作的，是不是？這種工作是甚麼樣的，很好嗎？你覺得我能夠做嗎？』

『開頭我對它不大感到興趣，可是現在我簡直不能想像我怎麼能離開巴庫。鑽鑿海底，我親愛的朋友——咳，它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啦！』

『他們會要我嗎？』泰爾問，焦急地望着他的朋友。

『爲甚麼不？在那裏他們很看重熱心工作的人。』

『既是這樣，那就決定了。我要去，賈米爾！』